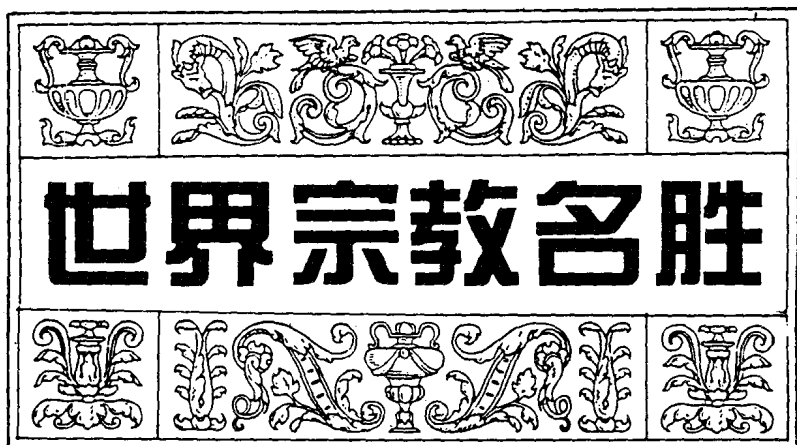




世界宗教名胜





黄夏年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成都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徐志诚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何 华

世界宗教名胜

黄夏年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仪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mm1/32 印张 20.75 插页 5 字数 550 千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2371-7/K·323 印数:1—5000

定价:22.00 元

序

黄心川

宗教是一种溯源于传统,具有社会和文化功能的、普遍存在的社会历史现象。据考古发掘所知,人类宗教大约产生于公元前3万年到前1万年的中石器时代后期,或者更晚一些时候。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的宗教。一般地说,它们经历了原始宗教、氏族宗教、国家宗教、地区宗教和世界宗教等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宗教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或环境中产生的,它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水平相适应,并且还带有当地文化的特点。人们对宗教虽然有不同的解释,但一般认为应该具备四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有共同的信仰,即教徒的主要信仰基本上一致;第二个要素是有一定的道德规范,主要表现在独特的意识形态和伦理准则方面;第三个要素是有自己的仪礼,这些仪礼按照固定的程序而运作,并且形成了独特的仪轨;第四个要素是有自己的教团组织,拥有一定数量的

基本信众。这四种要素都在宗教活动的场所中表现出来。宗教的活动场所在不同的宗教中有着不同的称谓,例如佛教、印度教、锡克教等通常称做寺院、庙宇;道教称为道观;伊斯兰教称为清真寺;基督教称为教堂、修道院;神道教称为神社;古埃及宗教和印加宗教有时称金字塔等等。总之,各种称谓繁多,表现不一,这里我们将它们统称为宗教圣地或宗教名胜。

宗教圣地的产生与宗教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经过了由分散到集中,由简到繁,由俭到奢的多方面历史发展过程。原始宗教时期,人们由于对雷电、风雨、疾病和死亡等自然现象没有正确的认识,于是认为在现实周围存在着某些超自然的力量,崇拜山川河流、日月、水火、动植物等众多神祇;此外还崇拜鬼魂、祖灵(一般是氏族领袖、家族长者或有特殊贡献的人物)、图腾及偶像等。这类崇拜活动一般是通过一定的仪式和禁忌,在固定的地点和固定的时间举行,从而形成了最早的宗教圣地。据西方学者研究,在古代西方雅利安人中曾盛行过树神崇拜,日耳曼语中“神殿”一词“表明日耳曼人最古老的圣所,可能都是自然的森林。”^① 克尔特人所用的古语“圣所”一词,

^① 《金枝》第168页,〔英〕詹·乔·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

同拉丁语“Nemus”一词的语源相近,“‘Nemus’的词义是小树林,或森林中的一小块空地,至今仍以Nemi(内米)这个词的形式保留下来。”^① 树神崇拜在世界许多地区氏族的原始宗教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虽然这种崇拜的形式和意义不尽相同,但是它们都把树林作为神所,这种树林无疑地是属于最古老的宗教圣地之一。类似于树神圣地的还有谷物崇拜圣地、动物崇拜圣地、火崇拜圣地等等。总的说来,此类圣地的形成,具有自然崇拜的色彩,以大自然现象作为依托,而经过刻意雕饰、人为加工的情况较少。原始宗教圣地崇拜的现象至今还可以在世界上一些地区的土著民族宗教中见到,在我国云南边陲的一些少数民族宗教中也可以找到。

原始宗教演进到部落宗教、氏族宗教和国家宗教时期,崇拜的内容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由泛神论向多神论乃至一神论的方向发展,于是宗教圣地也伴随着不同的崇拜现象而出现各种新的情况。部落宗教和氏族宗教盛行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例如中国黄河流域的殷商部族曾经相信“天命玄鸟,降而生商”;^② 希腊人崇拜蛇,埃及人崇拜神鹰等等。人们把这些飞禽走兽安排在想像的地点,或者给它们建造了住地,作为崇拜对象,加以祭祀。中国传说玄鸟生长在东方君子国,游弋在四海之外。古希腊人

^① 《金枝》第168页,〔英〕詹·乔·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

^② 关于玄鸟的讨论,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玄鸟就是凤凰。请参见袁珂著《中国古代神话》第143—144页,中华书局1985年3版。

为了崇拜蛇，特地建造了蛇殿。埃及建造了神鹰殿等等。随着氏族或部落中人在自然界里和社会上的地位提高，出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穷人和富人等等，反映在宗教中也由自然的宗教向人为的宗教发展。那些身居统治地位，负有管理责任的人，极力把崇拜的事物与本人联系起来，借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例如北美德林克特人建立的图腾柱高达50英尺，多竖在酋长住所的门旁。阿拉斯加的乌鸦部族也把本族的图腾柱立于酋长家前，这表明已开始出现了“君权神授”的思想萌芽。有些部族领袖生前地位显赫，对部族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了本族人的尊敬，因此死后仍然受到人们的怀念。他们的业绩常常被编为神话广泛传颂，其住地和生前用物也被奉为圣地、圣物，而加以膜拜。先民们希望能从图腾和祖先那里获得庇护和力量，保佑人丁兴旺，生活幸福，部族安全。

到了国家宗教时期，君权与神权相结合，国家的统治者成为神在地上的代表。宗教崇拜也由多神论向一神论发展。在这个时期宗教圣地便更多地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图。例如，古埃及王国的金字塔是埃及国王的陵墓，在塔上的石板上常常一面镌刻着在世的君主人像，另一面则镌刻着国家保护神的神鹰像。金字塔的庄严肃穆、宏伟壮观，使人具有高高在上的感觉，起了威慑作用。中国汉文的“庙”字，最早的甲骨文写作“𡩇”，大概意为在屋宇中间地上长出的苗子。以后在楷书里演变为“廟”，《说文解字》注“尊先祖鬼也。”“鬼”字是颂仪的意思，“从人，白象

人面形”，这意思是说，庙是崇拜人格化实体的祖先的地方。在漫长的宗法社会中，庙一直作为中国宗法宗教的圣地和宗教祖先崇拜的祭祀中心。这一时期社会物质文明有了重要的发展，人们精神活动的程度也有了相应提高，宗教热情更加迸发出来，对宗教事业从物质到精神的投入都不逊以往，其虔信的程度也不亚于过去。在诸雄并立的古希腊城邦，每个城邦国家都有自己的保护神，人们为之建造了各种华美的神庙。在古埃及，统治阶级除了建立各种神殿之外，还不惜耗费人力物力建造了高耸雄伟的金字塔。古印度的婆罗门教寺庙众多，而且很华丽，仅伽尸一地（即今之贝那勒斯）就有上千座。与此同时，古老神话流传下来的各种神圣场所，如希腊奥林匹克圣山、印度圣水恒河、圣山喜玛拉雅山，西亚苏美尔城邦中的“白庙”和“红庙”以及中国的三山五岳都受到普遍的崇拜。发达的宗教活动还造就出一批专门从事宗教事业的神职人员。他们都是一些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拥有一定的特长和活动能力的人，通常被看作是沟通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跻身于统治阶级之列。例如古印度婆罗门祭司阶层和中国古代官职系统的巫祝官等等。神职人员的出现，使宗教圣地活动和管理变得更为有秩序和经常化，最终形成了人为宗教的活动中心，使宗教圣地的历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人为宗教圣地的建立有很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将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或神灵崇拜的对象从山川河流、动物

植物的泛化状态集中到固定的祭祀点上,为多神崇拜和一神崇拜提供了崇拜的物质场所和条件,最后促使一神崇拜成为圣地崇拜的主神和信仰主体;第二,人为宗教圣地的建立,固然将泛化的神祇、崇拜对象集中起来,更重要的是把那些散居在天国地府的神祇“请”到了地面,为它们安置了固定场所,建立了神殿,人间宗教的意蕴更加强烈,神与人的距离缩短,使神成为可见或可亲证的实体,有了人格化的特点。信徒与神面对面的交流,可以产生一种亲切感和补偿心理,对于那些“凶煞之神”也会有—种厌恶和恐惧感,伦理化的宗教性质因此得到加强;第三,宗教圣地既是神的驻所又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信仰中心,加强了民族或国家内部的联系和团结,适应了统治的需要。—批神职人员聚集于此,从事宣教、祭祀等宗教职业活动,促进了宗教向高层次的运动,保证了宗教事业的顺利发展和解决了后继有人的问题;第四,宗教圣地的程序化和固定化以及纳入了国家管理的范围,也就获得了物力、人力和财力的支持,使宗教的活动和发展有了物质的保证。以上大部分宗教圣地,大都出现很早,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只有在美洲地区有一些原始宗教圣地属于中世纪的产物。然而由于历史久远,或者遭到外族入侵的人为破坏,这类圣地有的已荡然无存,有的只有残址,但从这些残址中仍可见到昔日的雄风。

二

公元前8世纪以后,世界宗教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

亚洲几个文明地区出现了一批比较定型的宗教。印度次大陆出现了婆罗门教——印度教、耆那教、佛教、邪命外道；中国出现了道教；日本出现了神道教；波斯出现了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巴勒斯坦等地出现了犹太教；继而出现了基督教，并在欧洲得到广泛的传播，此后阿拉伯出现了伊斯兰教等等。这些宗教既有过去各种宗教的因素，同时又有人为创教的特点。因此在宗教圣地的设置和建设方面保持了过去的传统，又有了新的发展。新出现的宗教圣地比过去变化更复杂、更雄伟、更奢侈，呈现了多样性的特点。

一些宗教的主要崇拜对象仍然是一些具有自然神的现象又含有拟人化特点的神祇。如琐罗亚斯德教的神殿里祭祀火神阿胡拉·玛兹达，摩尼教崇拜光明之父大明尊，故在它们的圣所里都置有祭火的神坛。阿兹特克教崇拜日月神，圣地多在指定的庭院或金字塔。印加帝国的宗教崇拜太阳神，修建了太阳庙。婆罗门教—印度教崇拜创造神梵天、护持神毗湿努和破坏神湿婆三神一体，又以万神殿为诸神之所。因之这些宗教仍然较多地承继了过去宗教的因素，在神殿的偶像和祭坛的设置上传统的东西显得很突出。另一些宗教因人为创教，它们所崇拜的神祇人格化特征较为浓厚，有的甚至直接崇拜创教者及其祖师。例如，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信徒的崇拜经历了从象征物到偶像崇拜的过程；基督教对耶稣、圣母玛利亚的偶像崇拜，更是直接以教堂中现实的人物造形而出现的，

因此佛教和基督教的崇拜表现现实的内容较多一些。伊斯兰教不崇拜偶像或有形的东西,清真寺内不置任何偶像,但在麦加大清真寺的天房里奉有克尔白殒石。此外在中国传统宗法宗教的祭祀里和神道教的神社里,以供奉牌位作为崇拜祭祀对像的象征,它们又和上述宗教圣地的崇拜模式不大一样。

定型宗教的形成和发展,也使各种宗教圣地从建筑外部式样到内部装饰风格发生了变化,这些圣地一般突出了本宗的特色并融汇了当地文化的色彩。随着商业活动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地的交通联系增多,不同的宗教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起来,许多宗教逐渐成为地区性或世界性的宗教,其宗教圣地也随着宗教的传播而分布在世界各地,但还保留着原有的地盘和信徒。欧洲地区一直是基督教势力范围,主要以教堂为其活动的中心。8世纪以后伊斯兰教开始崛起,西亚北非等地清真寺林立。印度教则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长期拥有很多寺院。佛教寺庙分布在亚洲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国。而在中国,多种宗教的寺院并立,有传统的祭拜祖先的祠堂,道教的道观,佛教的寺庙,祆教(摩尼教)的寺院,景教(唐代基督教一支)的大秦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犹太教的会堂和基督教的教堂等等。各种定型宗教盛衰消长,有的宗教逐渐消亡,如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印度佛教等消亡后,其宗教圣地也被破坏殆尽,或被其它宗教改造占用,或移作它用。原纪念释迦牟尼成道而建立

的菩提伽耶大塔，在印度佛教衰亡后，长期被印度教徒接管，印度现代新佛教兴起后，一直在为恢复这个圣地而斗争。印度佛教史上一批最著名的寺院，如那烂陀寺、戒岩寺等都毁于穆斯林大军的战火，现只保留一些遗址。大马士革清真寺是建立在一座古希腊的朱庇特神庙的旧址上的。法国的沙特尔大教堂也是建立在古罗马宗教神庙基础上的。还有的宗教圣地被几种宗教徒同时共同拥有，斯里兰卡的圣足山，佛教徒、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都把它作为本宗的圣地而加以膜拜。著名的印度阿旃陀石窟也为印度教徒、佛教徒和耆那教徒共同开凿。耶路撒冷一直被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视为圣地。中国的天台山、峨眉山、九华山等，既是佛教名山，也是道教的洞天福地。总之，宗教圣地的发展与衰亡是随着社会的变迁以及宗教自身的变化而变化的。

很多定型宗教圣地的选择来自于多种原因和多种途径。早期各种人为宗教圣地的设置都和宗教创始人或著名宗教徒有关系。印度佛教初期形成的圣地，主要是释迦牟尼出生、修行、成道、说法、涅槃的地方。基督教的早期圣地与殉难的圣徒有密切的关系。伊斯兰教初创时期，先知穆罕默德战斗过的地方都视为圣地。以著名宗教徒的陵墓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圣地在各个宗教中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特别是在中亚地区比比皆是。故许多宗教都规定教徒终身必须到圣地朝觐或巡礼。但是印度教、神道教等主要从崇拜神祇的性质和活动的场合来建立圣地。这

种不同的做法,有些仍然是沿袭了史前宗教的传统和内容。随着宗教的传播,影响的增大,特别是在统治阶级的扶持下,教徒的数量激增,教团势力增长,宗教圣地也随之增多,并发展到很多地区。如5世纪时中国北魏一些皇帝奉佛教后,都城洛阳一地佛寺就激增到1367所。而宗教一旦被统治者奉为国教,圣所的扩增乃势在必然。这在欧洲和阿拉伯及亚洲地区有着共同的现象。在民间有一些圣地最早是自发性建立起来的,它们依靠一些神话传说或灵迹而被信徒膜拜,以后在统治阶级的利用和支持下,得到特殊地位。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中国一直流传着“自古名山僧占多”的说法,这反映了佛道教僧人追求大自然的旨趣,栖息山林的心境和返朴归真的理想,以及求得清静无为的解脱道路。在国外也可以见到这类典型例子。法国圣米歇尔修道院建立在海中孤岛上。伊斯兰教的圣山阿拉法特山位于麦加城25公里。可是另一方面在喧闹城市同样也有着一批重要的宗教圣地。例如著名的巴黎圣母院、莫斯科升天大教堂、麦加大清真寺、天主教梵蒂冈教廷、缅甸大金塔、泰国玉佛寺、拉萨布达拉宫、北京白云观等都处于闹市之中。所有这些表明了一个事实:即不管在人口拥挤、热闹繁华的都市,抑或在人烟稀少的深山野林,都可以开创宗教圣地,这完全取决于宗教的需要。一般地说,前者通常和民间联系较多,后者一般与官方支持有关。

宗教圣地的创立与发展还可以通过软件和硬件二个

方面表现出来。软件是指那些没有相状,但能发挥影响的一些非物质性的东西,如某些神话传说,宗教的伦理道德说教,僧侣的高深修养和奇迹等等;硬件是指有具体相状,能够从外观形象上来表现宗教含义的一些物质性东西,如宗教建筑、造像绘画、雕刻装饰、仪式景观等等。软件和硬件必须同时兼备,互相配合。宗教崇拜是宗教圣地的灵魂和核心,宗教建筑则是圣地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人为宗教的圣地初建时一般显得比较简陋,以后随着知名度的提高和教徒的聚增及刻意经营,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例如,最早的佛教寺院只是一些僧侣在山岩上开凿的石窟——阿兰若,或用野草搭成的茅蓬而已。初期的伊斯兰教清真寺原型也只是用树枝编排后抹上泥土再围起来的场地。早期基督教的一些教堂多用木板和圆木搭建而成。各种宗教建筑物都有着自己的建筑风格和象征意义。这些风格一般是在吸收和融汇古今建筑的基础上,而展现出自己独特的风采。古希腊宗教神庙建筑用石块砌筑,以圆石柱表现出特色。古罗马宗教的神庙在外观和圆柱式方面,仍然保留了古希腊的风格。但在内部空间的扩展和材料的选择上有了新的突破。基督教建立后,教堂建筑采用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柱式和拱顶结构,同时又增加了细长的尖顶,内部以十字形式排列,安装了圆形彩色玻璃窗,形成了哥特式建筑风格。按照基督教教义,十字代表了耶稣受难;高耸的尖顶表示基督的高大形象,要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为之倾倒”;圆顶彩色玻璃窗“暗示太

阳,象征着基督,而嵌入的圆花则代表圣母玛利亚。”^①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重新发现了古典建筑的价值,力图找到新的灵感,同时又充分利用新出现的科学技术,于是在教堂建筑式样的构思上,在不砥毁基督教义的原则下,对内部结构做一些调整,将外观的高耸尖顶改为圆穹顶形式,突出了教堂建筑的整体性和浑厚感。印度教和印度佛教的圣地有很多是用石块和砖混砌而成,或者是开山凿窟。其外观形式呈现了塔寺结合的风格。很明显,印度的宗教圣地发展经历了由塔到塔寺结合的阶段。这些塔寺高大雄伟,敦厚圆朴,与数座小塔一起,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连绵的宗教建筑群。印度人盛行火葬,塔原是用来瘞埋骨灰的,再后发展成为独特的宗教活动场所。塔寺一般门开得不大,里面的采光也不够,大概和印度的炎热天气,以及教徒愿意在浑沌中与神交接的气氛有关系。有的佛寺按照佛教的欲界、色界和无色界三界的原理或者“四大”(地、水、火、风四种原素)的世界观来构造佛寺形状。在北传佛教国家,佛寺的主体是按中轴线对称顺序的房屋排列,主体位于轴线上;两边是偏殿和僧房,佛塔则被安排在庭院内作为陪衬性的建筑,塔的形式也是改南亚、东南亚地区的传统倒钵形风格为正多边形建筑的楼阁式风格。这种带有民居风格的寺院,在道教和神道教中也普遍出现。伊斯兰教建筑是在吸收了波斯、拜占庭先进的多

^① 参见《哥特艺术鉴赏》,〔意〕玛利亚·克里斯蒂娜·高佐莉著,彭小德译,劳陇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种建筑风格的基础上而创新的。“清真寺”阿拉伯语音读“麦斯吉德”，意为“一个供自己叩拜的地方”。但是伊斯兰教徒实行集体礼拜，决定了礼拜场所必须宽大一些，于是很多清真寺内都有一个占地面积较大的祈祷厅或礼拜殿。按照伊斯兰教礼仪，教徒在礼拜过程中必须面向麦加方向，故每个清真寺内部都有一个面对麦加的壁龛，穆斯林称之为“米海拉布”，它的旁边通常为敏拜尔（讲经台）。穆斯林在礼拜时要听从阿訇的口令，故在清真寺里专门建有供召唤施令的宣礼塔，并且把它置于全寺的最高处。有的大清真寺甚至同时设置几个塔，一方面便于从事宗教活动，一方面表示美观和谐。穆斯林寺院的外形一般采用上圆下方的形状，象征着他们对世界“天圆地方”的看法。此外，利用天然洞窟或人工开凿石窟又是另一形式的宗教建筑。总之，各种宗教建筑的建造都按照了一定的标准或准则，同时还充分利用了天然地貌和当地的建筑材料，它们既是历史传统风格的继承与改造，也是外来宗教文化与当地文化融汇的结果。

宗教造像是很多宗教圣地的一大特色和主要内容。人们往往通过一些雕像或形像就可以判别出他们属于何种宗教，甚至属于哪种宗教派别。例如佛寺里供有释迦牟尼佛等像，道观里奉有玉皇大帝等像，基督教堂立有圣母玛利亚像和耶稣受难像等。印度教寺院里安放了梵天、毗湿努、湿婆等神像。在人为宗教的万神殿里，通常有一位主神和拱围着的众多不同的次神，各种神祇依然是人间

的朝廷,井然有序,阶位分明。随着宗教的不断变化,宗教万神殿中的诸神也在不时变化,有的神祇消失了,有的神祇新补进去。新立的神祇往往是从地方神祇中吸收进去的,呈现了地方色彩。很多神祇都与历史上的教主、高僧、高道和热衷于宗教的统治者有关。例如,唐代高僧玄奘、宋代济公等都被佛教纳入了罗汉之列。宋代的一些道观中以皇帝的面相塑像。有的历史人物甚至在神的排列中居于很高的地位。在民间的祭坛上还列有一些行业神、保护神等的像,他们都是祖先崇拜和英雄崇拜的反映,也说明了凡是在历史上做过贡献的人物,人们都不会忘记,并把他们作为偶像崇拜。各种宗教造像无不蕴含着特定的宗教精神,体现着各自的职能,并遵循着一定的标准。佛教造像的最早依据是印度佛教徒制作的《造像度量经》,释迦牟尼佛像充满了深邃智慧和庄严的表情,不能不使教徒感到信服。观音菩萨具有女性的温存,富有同情心,给人以一种亲切感和依赖感。基督耶稣双手被缚在十字架上,满脸痛苦,骨架正在扭曲,使信徒都为之怜悯并肃然起敬。圣母玛利亚端庄娴淑,集贤慧和宽容的美德于一身,赢得了教徒的敬爱。湿婆神的一方脸安祥宁静,超然入圣,表现了造物主的慈爱;另一方脸面目狰狞,神情冷酷,呈现了愤怒、破坏的性格,既崇高又威慑。正是这些形像不同、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各种神祇,把宗教圣地的宗教主题突出了起来,吸引了无数信众前来朝拜,给予了精神寄托和心灵的慰藉。